



昨日,云南昭通彝良洛泽河镇灾民安置点,一位女孩手举牌子感谢社会各界救援。图/CFP

## 妻子河边默守 遇难丈夫遗体

其丈夫开车工作途中遭遇地震,车被山石砸中

【逝者】

没有离开亲人的,还有洛泽河岸边的一位妇女。昨天下午3点,这位衣衫单薄的女子,静静守候在一具裹着衣服的遗体旁。

### 没有你的音讯

这位女子姓普,他的丈夫叫孙真福。

他们的家,原本住在彝良县城。普女士在彝良县安监局工作,孙真福在洛泽河上一个水电项目做安全管理员。

7日上午,普女士和单位同事在下乡。孙真福像往常一样,忙碌在工地上。

地震后,她就拨打丈夫电话,一直无人接听。地震当天下午,她结束了一天的工作,回到家,丈夫并没有像平常一样,准时迈进家门。再打电话,依然无人接听。

“我当时还抱着侥幸心理,他在工地负责安全工作,怎么会不安全?也许是地震发生后,有很多事要处理。”普女士在不安中,熬过

一个漫长的夜晚。

翌日上午,她一早到单位请了假,去工地找丈夫。

乘车往洛泽河镇方向前行至猫猫山的途中,道路不通,她改步行近1小时,才赶到她丈夫的工地。

“我越往前走,心里越是不安。”普女士说,洛泽河两岸山体破碎的场景,让她有了不祥的预感。

“那里正好是一个转弯。”到了工地后,她在距工地不远的地方,发现了她丈夫的皮卡车。

在被巨石砸变形的皮卡车里,丈夫的头被石头砸烂了,她感到天旋地转。

在她撕心裂肺的哭喊声中,救援人员把她丈夫的遗体从巨石中移了出来,搬到洛泽河岸边。

### 守住你的遗体

山河处处满目疮痍,救援工作紧急万分。救援人员将其丈夫遗体搬至岸边后,就奔赴下一个救援点。

她说,地震发生时,孙真福正驾驶一辆皮卡车,从洛泽河上的水电项目工地,前往彝良县城,“他打算去公安局审批一批炸药”。没想到驶离工地不远,地震发生了。“他的车,不幸被一块滚落的巨石砸中。”

家庭生活就此断裂,“他才48岁,我们的儿子才上高中。这让我怎么和儿子交代,他爸爸去哪儿了。”路人目睹这一幕,短暂驻足,又默默离开。

在附近观测落石险情的一名安全员说,从昨天上午10点多,普女士就一直独自守候在其丈夫遗体旁。

“我不想他再受到什么打扰。”她默默注视着丈夫的遗体。

丈夫的遗体旁,普女士守了6个小时。直到昨天下午4点,终于有3个年轻小伙赶到洛泽河岸边,与普女士一起,将孙真福的遗体搬至猫猫山公路边,等待着灵车的到来……

据《都市时报》



昨日,云南彝良地震震中洛泽河镇,一位护士站在救护点外。

图/IC

【救援者】

“

我也害怕,不敢进去。但是里面的人需要这些帐篷。”

”

镜头  
2

## 志愿运输 免费载客

时间:9月8日  
地点:云南彝良县毛坪村

杨友银是一名家住彝良县毛坪村的普通个体工商户商人。8日,云南彝良5.7级地震震后第二天,他在通往重灾区之一彝良县水泥厂的路上,开着自己的面包车来回运起了救灾帐篷。

在通往重灾区之一彝良水泥厂的路上,路面铺满山上滚落的碎石。沿途随处可见被砸得变形的车辆、震毁的房屋、开裂的路面。震区余震不断,远处山间还可看见滑坡引发的阵阵尘土飞扬。因落石不断,救援道路时阻时畅。

记者从震中回毛坪村的路上,遇到了杨友银的面包车。“我也害怕,不敢进去。但是里面的人需要这些帐篷。”杨友银说。他是运完帐篷后,空车回毛坪村的。“车空着,就多拉些人出去。”车上除了记者一行三人,还有志愿者以及从震中往县城方向走的灾民。

一路上遇到碎石较多的路段,车辆队伍都井然有序,保持距离并快速通过。轮胎碾过碎石引发阵阵颠簸,大家抓紧扶手,心里都充满忐忑,生怕余震不期而至。

之后,杨友银坚持将记者送到毛坪中学安置点,当我们向他道谢时他说道:“应该的,你们那么远都来了。这种时候我们应该互相帮助。”

本报综合报道

镜头  
3

## 帮忙修路 人车坠河

时间:9月7日下午  
地点:云南彝良县花桥村

9月8日晚6点半,彝良县人民医院病房,37岁的男子雷和鑫,忍受着全身多处受伤带来的疼痛……

雷和鑫是沙厂工人,开装载机两年多。震后9月7日下午,相关部门人员跟雷和鑫商量,“由于山体滑坡,多处的落石和泥沙造成道路阻断,致使很多伤员不能及时运送出来,你愿意开着装载机帮忙清理一下吗?”

雷和鑫爽快地答应了。在同村村民和司法人员的指挥下,雷和鑫驾驶装载机升降铲斗,将路中落石推向道路两边。由于有一段路巨石特别多,铲推至一急而窄的左转弯路段上时,山上不时滚下落石,前面指挥人员不停地喊,于是,雷和鑫跳下了车。看着落石停歇,雷和鑫上了车,又继续铲推。这次,他没能躲过山上的滚石。

雷和鑫回忆,当时一块落石砸在车顶落在方向盘上。一时间,方向无法控制,装载机在急而窄的弯道发生了侧翻。

路边一侧是离河面有20多米的高坎。装载机侧翻后,迅即翻滚,沿着20多米的高坎翻滚着掉进了河里。雷和鑫说,“当时我也不知道翻了多少圈,心想这下完了。装载机翻滚后,我被甩了出去。不知道过了多久,昏迷的我模糊听到有人在喊我。几位好心群众将我抬到了一辆中巴车上。”

护士来了,询问了他哪里特别疼,他轻声回答:“觉得臀部、腰部不属于自己一样……”

据《春城晚报》